

# 文学是做梦的学问

文学是一门做梦的学问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一定通过做梦学会了文学。我相信那些刚学会写字便开始文学写作的天才作家们，都是早早地接受了梦的教育。梦是一所学校。

据说孩子一出生就会做梦，甚至在母腹中便做了无数的梦。在我不会说话走路的幼年，一个一个的梦，在小小的头脑里发生。我最早开始做的一件事情，应该是做梦。不知道那些梦从哪来，谁给了我。也很难知道一个婴儿梦中的情景，他还没学会说话，却已经在做梦了。梦中是否说了话，那些梦话又是怎样的一种语言。

据说平常人能记住7岁时的梦。作家可记住3到5岁时的梦。有天赋的作家能记得自己的出生。极具天赋的作家甚至能记住在母腹里的情景。那像梦一样的胎儿生活，如果真记住得了，该多有意思。

梦是一种学习。很早的时候，我一定通过梦熟悉了生活。或者，梦给我做出了一种生活。作家是在暗夜里独自长成的一种人，接受夜和梦的教育。夜夜必修的功课是做梦。

我早期的诗和散文，一直在努力地写出梦境。作文如做梦。在犹如做梦的写作状态中，文字的意味向虚幻、恍惚和不可捉摸的真实飘移，我时而入梦，时而醒来说梦。梦和黑夜的氛围缠绕不散。我沉迷于这样的幻想。写作亦如暗夜中打捞，沉入遗忘的事物被唤醒。

梦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。我定向梦学习了许多，只是我浑然不知。

做梦似乎是天生的，不需要向谁学习。我的写作，却一直在向梦学习。

我很早懂得隐喻、夸张、跳跃、倒叙、插叙、独白这些作文手法。后来，我写作多年，才意识到，这些在文学写作中常用的手法，在梦中随处可见。做梦用的手法跟作文一模一样。

隐喻作为一种文学手法，很可能是作家从梦中学来的。所有的梦都有隐喻性、多解性。早晨醒来回想梦，一如阅读深奥晦涩的文学。梦充满隐喻，令人费解。人相信梦的暗示，千方求解，并大致找到梦隐喻的规律。比如梦见小孩是遇到小人，梦见火要发财，梦见飞是长个子等等。一些复杂的梦需要专门的人解读，回想梦的过程是文学欣赏的过程。被解梦便上升到文学研究了。

梦的多义性是文学的重要特征。我写一个句子时，希望语言的意义朝无数个方向延伸，在它的主指之外有无限的旁指，延伸向远方。这也是梦的特征。

梦呓、梦话也叫胡话。说胡话。一个已经睡着不该说话的人说的话。突兀的一两句。没前没后。自言自语。他对着梦说话，我们看不见他的梦。

最好的文学语言是梦语言。

梦呓被多少文学家借鉴发展为超现实的语言叙述方式。

梦是夸张的。梦的夸张体现在敏感。一只蚊子飞过耳旁，梦会夸张成一架飞机。一个关于飞机的梦，就这样从一只蚊子飞过耳旁开始了。许多宏大的文学作品可能起源于一个小小的诱因。

梦中的故事常常跳跃，一念间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场景。有时似乎跳跃得跑题了，醒来一想，此梦的主题恰好离题万里的细节上。

有些梦是倒叙，先有果，后有因，故事逆着时间朝前发生。我突然回到了童年。回到童年的梦都是倒叙。梦应用倒叙非常顺便。因为梦里的时间是一种可以悬置、翻转、倒退、仰俯、伸缩自如的文学时间。

插叙是梦中惯用的手法，一个平铺直叙的梦，常有莫名其妙的故事插入。有时中途插入的故事成了梦的主题，旁枝长成主干。好像也没什么不合理。梦自有合理性。

伏笔更是被梦用到极致。经常在一个新梦里感觉到熟悉气息，仿佛先前经历，或许这事在旧时的梦里开了头，略微显露了一下，此梦牵出彼梦的头绪来，甚至几十年前埋的伏笔，都牵连出来。

不知道人一生的梦是否在完成着一个巨大的梦。就像作家耗尽毕生写一部巨著。如果是的话，童年的梦、胎儿时的梦、中年老年的梦，便都连接起来了。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梦的巨作。梦有压缩性，

# 飞翔的村庄——从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到《凿空》

即便文学某种纯粹的品质被喧嚣掩盖，再过50年，读者依然可以认为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和日后的散文化小说《虚土》这两部书，对未来的启发依旧存在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的微妙之处是一切都太旧了，作品里的内容全是那些旧得永远不会消失的事物；同时又太超前了，因为作家前所未有地对世界内部进行观察和描述，这样的矛盾奇异地组合在一起，也像是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的一次旅行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是否能幸运地历经时间的考验而获得文学史的肯定，现在还无法判断。这本不厚的书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再版，足证读者没有削减对这部书的兴趣。刘亮程改变了概念化的乡土文学写作模式，他不刻意参照乡土文学的经验，他的野生经验完全属于自己，新鲜而野蛮。刘亮程的村庄是一个艺术化的意象乡村，也是一个乡间隐士的自问自答。一个夜行在大地上的潜伏者，用他老到的经验和童真的视界打开了一扇从未被打开的门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没有属于上个世纪末的鲜明的时代属性，刘亮程奉献给我们的是完全陌生的阅读体验。

## 在不变中演进的哲思

远离时代的喧嚣，刘亮程再度回到黄沙梁的家乡。村子早已变得空荡，而一个人的诗意，已经变为逝去的生活的象征。村里的人们看待这个曾经在村中游荡的人的目光亲切而遥远。于是人们首先在现实中，而不是在作品中，发现文学孤独的本性丝毫未曾改变。

那时刘亮程的诗歌已经十分老练。那是另一种老练，不是精致的、玻璃吐丝式的语言和姿态，而是一种像苍凉的潮水在夜晚经过似的沧桑感。从1981年到1993年，诗集《晒晒黄沙梁的太阳》汇集了作家少年和青年时期对生命的警觉，对文学主题的平等意识的初次体会。他隐藏在自己的乡村里，同时以谦卑的态度接近大地上的万物。谦卑的态度似乎给了他一种不断向内开凿的兴趣与能力。日后，当刘亮程来到位于乡村东面的城市，从诗歌到散文，他抛弃了左顾右盼，作家的知觉以一种迅疾的方式延伸开来。在一个人的村庄里，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发现了这个世界许多人没有发现的秘密，发现了人们以生活的荒芜和陈旧之名不屑于发现的秘密。这个闲人深含黑色幽默的宇宙精神，带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审美意味。就是这样随常的惊鸿一瞥，再熟捻不过的卑微的生命却被如

几十年的时间，可以压缩到瞬间。据说生命终结时，人一生的故事在脑海中梦一般回放。这是生命程序中最美妙的一瞬，一部人生巨作已然结尾，前呼后应地做一次回味。这个始于梦终于梦的做梦动物，中间那一阵子时梦时醒的人世生活，是多么地令自己回味。当消失的一切全部回来，那压缩在短短瞬间里的整个此生，已经到达了彼世。

作家干的是装订梦境的活，在梦中学会各种各样的文学表达，把各种各样的梦变成文字。许多作家天生会写作，几乎不怎么经过向别的作家学习的过程，梦早已教会他所有的文学写作方法。进入写作时，真实世界隐退了，虚构世界梦一般浮现。文字活跃起来，文字在捕捉，在塑造编造这个世界。惟一存在的是文字。一个文字中的世界和现实的关系，就是一场梦的关系，也是此生彼世的关系。

文学是梦学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是我一个人的无边白日梦，那个无所事事游逛在乡村的闲人，是我在梦里找到的一个人物。我很早注意到，在梦里我比梦外悠闲，我背着手，看着一些事情发生，我像个局外人。我塑造了一个自己，照着他的样子生活，想事情。我将他带到童年，让他从我的小时候开始，看见我的童年梦。写作之初，我并不知道这场写作的意义。我只清楚，回忆和做梦一样，纯属虚构。

写作就是对生活中那些根本没有过的事情的真切回忆。

我无知地知道这些写作规则。不然我不会从童年写起。我的童年遇到了不幸。父亲在我8岁时死去，那是“文革”后期，母亲带着5个孩子艰苦度日，我是家里的老二，我大哥那时12岁，最小的妹妹不满1岁。这样的童年谁愿意回忆？可是，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里看不到这些苦难，《虚土》中也看不到。当我在写作中回到小时候的村庄，这些苦难被我忘记了，我写了这个村庄的草木和动物，写了风、夜晚、月光和梦，写我一个人的孤独和快乐、希望和失望，还有无边无际的冥想。当那本书完成时，我发现我的童年被我成功地修改了，我把那个8岁丧父的己从童年的苦海中救了出来，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童年。我感谢我的文字，它拯救了我。

《虚土》是我的另一场梦。在那个叫虚土庄的地方，梦把天空顶高，把大地变得更加辽阔。每个人都在别人不知道的梦里。梦是我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。梦乡是我遗忘的故乡。照耀着梦的是无边的星光月光。

《虚土》里那个5岁的孩子，一直在一个未醒来的梦里，怀疑自己是否出生，或者已经出生却从未长大。长大的全是别人。我的生活早已被别人过掉，废墟一样弃在荒野。我又在过着谁的生活。在那个漫长的梦里，一个人的百年岁月开花了。

梦是我们经历的另一部分现实，人一生中一半时间在睡觉做梦，但我们不承认梦，主观地让梦变虚了。

写作是一个被梦教会又反过来寻梦的过程。我在《虚土》和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里，找寻那个童年的自己。我找到了他，他改变了我。

到《凿空》时，我被一个地方的现实撞醒，写了这本书。好在这里的生活，本来就有一种不用刻意营造的魔幻味道。一个地方的真实生活，也许在别处的人看来，就是荒诞的梦。《凿空》是一部醒来的书，写一个聋子耳朵里的声音世界。全是过去的声音。那个孤独的倾听者，耳朵闭住，眼睛张开，清醒地看着这个在母腹中曾经听到的外面世界。这是一种梦魔的状态，在我早年的许多梦里，我被魔法，张大嘴使劲喊，喊不出来。《凿空》里的那个聋子把那个世界的声音都说出来了。

梦启迪了文学，文学又教会更多的人做梦。优秀的文学都是一场梦。人们遗忘的梦，习以为常却从未说出的梦、未做过的梦，呈现在文学中。文学艺术是造梦术。写作是一件繁复却有意义的修梦工程。用现实材料，修复破损的梦。又用梦中材料，修复破损的现实，不厌其烦地把现实带进梦境，又把梦带回现实。

那个在母腹中偷听人世做了无数梦的未来人，是一个作家原型。作家孤独如母腹中的孩子。

## “我”和一切平等同在

此后10年，刘亮程开始小心翼翼靠近小说的样式，《凿空》的视野已经走出了个人的乡村，向更宽泛的现实延伸。这部作家的第一部实验性小说荣获《亚洲周刊》2010年度十大长篇小说奖，获奖评语为：这部小说描写了罕见的中国式孤独。

“凿空”具有沸点之前最完美的意象。当我们离开阿不旦村四面八方的空洞，那热切而永不相遇的空洞，那好像被蛀空的森林的空洞。那不断凿空的声音，那地上下心灵相隔的孤独的声音还震响在我们的耳膜中。“凿空”是对现实隐忧的预言。城市作为新的素材，并未融合于作家的写作，而只是乡村走出心灵叙述的一个背影。这部小说的叙述路径和无法轻易复制的风格，使由经验建立起来的客观世界难以提供借鉴。经验常常会导致集体性的轻视。这种由急切带来的危险的轻慢，适用于书中涉及的现实问题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文集中的《凿空》已经不是初版时的面貌了，过于平缓的小说节奏和繁复的主题，已被作家再次整饰。

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凿空万物，这个向倾颓的世界内部打开的切口，形成了一种独有的自我意识的气流。十几年间，作家没有间断在故乡的行走。在小说《凿空》和《虚土》之间，《在新疆》渐成形。这部28万字的散文集，是对作家所言“故乡无传奇”的一种距离上最好的解读，既不飞翔也不匍匐，甚至有意规避了激情。这是一次没有异质感的回归。

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，是在一个宽阔得逼仄和丰富得绝望的空间内。中亚地理和文化的神奇，容纳了这种奇妙的对比。刘亮程极少去批评这个世界。即使是在《凿空》中，这种批评也不激烈。他教给我们脱离通常的惯性去认识世界。作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道德，让我们能够理性看待身处的境遇。

刘亮程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建立了一个新的认知体系。这个认知体系是刘亮程“文学之眼”的重要成就。这个认知体系不同于来自书本的知识体

## ■印象

# 用笔种着自己的地

□董立勃

在新疆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不少，刘亮程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。据说喜欢刘亮程作品的，遍布全国各地。一个人写到了这个分上，实在不太容易。而对刘亮程来说，似乎更不容易。倒不是说刘亮程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中国的作家大部分的成长背景，都和一块乡土有关。但这些作家多半都是在离开了农村，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后，才真正走上了文学道路。而刘亮程不太一样，虽然上过一个农机学校，但命运并没有因此改变，20岁时还是回到了乡里当了农机员。直到他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引起了轰动，他的农民身份也没有改变。虽然后来他成了专业作家，用他的话说，过上了他早已经梦想的生活，“做一个闲人，想写点什么，就写点什么，想干点什么，就干点什么”。但他似乎从来没有兴趣把自己归到知识分子一类，还是说自己是用笔在纸上种地的农民，并且还是个很勤快的农民。

的确，这些年他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一部新著出版，并且每一部作品都会在文字与内容上有新鲜的创造。最近，他还在北京举行了五卷本自选集的首发式和研讨会。这难免让一些当年一块儿出道、至今依然寂寞的文友有些羡慕嫉妒恨，只是这个恨不是恨刘亮程，而是恨自己没有他那样的才气和运气。运气这事不太好说，但才气表现在每一个人身上，确实是不太一样的，这个不一样往往会对一个人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。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，刘亮程的写作也是从诗歌开始的。但不一样的是，他的诗写的是具体的事物，写的是村庄是麦子是玉米，是土墙是渠道，是狗和驴还有鸡，全是一个农民眼睛里的东西，鲜活得可以用手摸得到它们的形体，用鼻子嗅得到它们的气味。不过，那个时候，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。刘亮程表现出了一个农民的智慧，既然打下的粮食不好卖，那就换一个样子吧。于是他开始写散文了。他的散文其实就是把分行的诗歌合并成了一段段的叙述，只是在这种合并过程中，刘亮程赋予那些村庄里的事物更加饱满丰富的形态和深层寓意内核。一股裹挟着新鲜乡土气息的塞外之风，吹进了中国文坛。而这时有些得意的刘亮程却没有沉醉，他还要播种一些叫小说的粮食。于是刘亮程去讲故事了，还是散文里的事物和人物，还是他的言说方式，却有了另外一种精彩。

这实在有些了不起。就在一块土地上，不管别人在种什么，不管市场行情是什么，我只种我的庄稼。从来不慌，从来不乱，从来不急，天旱一点，风沙大一点，也从来不抱怨。像一个老实的农民，等待一个节气的到来。他似乎早就明白了，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，粮食永远都是需要的。所以刘亮程慢慢地，却是很坚决地走着他的路。这让有些人看不惯，说他的题材内容有些重复，写作方式有些单一，主题不够宏大深刻。但刘亮程对此很淡定，问过他是不是想过改变，他说，从来没有过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我要是改变了，就不是我了。确实，很少会有一个作家像刘亮程一样，不管是写诗，还是写散文、写小说，都是一直围绕着同样的人和事和物。就如同一辈子靠着一块麦田过活的农民，大约是一个人在原野里待久了，见了人不太会主动打招呼。

他还把自己当个农民，可人家早就把他当“文豪”了。他不认识人家，人家都认识他。人家把他当熟人，可他见了人家不点一下头，不笑一下，人家就说他摆名人架子。我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了这些年，了解他，也给他提过醒。他无奈地说，我只会当农民，不会当名人。不过，不会当名人的刘亮程，还是真的发挥了一个名人的作用。生养他的沙湾县，他每年要去许多次，并为家乡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。有些文学写作者找他求救，他总是尽全力帮助。很多场合中，说自己是农民的刘亮程，其实很像文人，很有个性，不管谈什么问题从来从不随声附和。像他的作品一样，具有鲜明的刘氏风格。可骨子里，农民的本色，刘亮程没有丢。他常给我说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，尽管安排。也确实有一些事，需要他出面。只要给我说了，他总是能认真地去做好。作为一个作家，刘亮程无疑是出色的。同样，作为一个人，刘亮程也是优秀的。新疆这片土地，需要这样的作家和人。

□刘予儿

作家中，这种天生的禀赋和操控的能力，是刘亮程不会被抄袭和模仿的界标。

语言是文学选择性的存在，却是惟一的存在。因为这一切都由作家独一思想和意识决定。刘亮程的语言，从散文到小说，总是能带给读者惊喜，从实指到虚指，既素净空灵，又出其不意，没有任何消解前的杂质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每一个句子都有无数个远方。在他的笔下，匍匐在大地上的事物被写得飞起来。这种鲜明的个人语言的模式，生成为刘亮程文学风格和语境。在转向小说样式时，似乎遭遇了一种经验性的矛盾和困难。

有人说刘亮程是个怀旧的作家，是对一切陈旧的东西或者即将被改变的东西唱挽歌的人。这样一种误解会埋没其作品的真正价值。这正回应了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，太新了——作家的创新意义——是对世界的解构方法。刘亮程重新用文学的眼光分解了现实，在残垣断壁的素材中，复原了一个静止下来的世界。他懂得在生活的内部找寻它，又能够操控它。人们需要这样的真实，或者说，这样一种全新的认识和领会。拨开浮土，在陈旧的光阴的容器中，那些我们熟悉的事物，现出了我们从未发现的新，一种耀眼的内在的真实，一种流淌过心灵的真实。人们从中间见了了自己。

更多的人相信农耕文明对刘亮程的影响，但忽略了游牧文化在其作品中的作用，这种影响被表面的节奏隐藏了。假若说，农耕文化的田园气息是显性的话，游牧文化的影响更像是远处的山脊。但古老的万物有灵的思想，在作家的作品中有了变化和充实，那就是万物同在的悲悯与欢欣。这种宽容的暖意——用天真之眼——结出的这颗果实，已不是未经尘染的洁白纷纷下，而是饱经风霜的体谅和欢喜。这是作家的灵魂信仰。正是这一点，让古老的乡村有了灵，有了承载大地、向天空飞翔的能力。

无论如何，刘亮程的五卷本文集将是一次新的开始。读者期待作家在下一部作品中，再克制下灵敏的释放，毕竟找寻自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灵性。我们只有同时拥有这样两只翅膀，才会飞翔起来。

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